

德艺双馨话朱恒

◆文化漫谈 ◆吴潮海



朱恒,义乌赤岸人,曾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、浙江美术学院(今中国美术学院)副教授、西泠书画院特聘画师等,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2025年年底,“恒者行远——朱恒诞辰110周年纪念展”在义乌美术馆开展,笔者特此辑录几则有关朱恒先生艺术生涯、艺术成就的逸闻轶事,以飨读者。

“邂逅”王廷扬

王廷扬(1866—1937),金华澧浦镇(现属金东区)蒲塘村人,清末民初教育家、政治活动家。他是孙中山的挚友,曾为《中山先生年谱》一书题署,是同盟会早期会员,是蔡元培的年伯,是马叙伦口中的“浙江名宿”。他既是政界要人,也是文坛名士。民国元年(1912年)曾在义乌出任民政长。

1939年2月,应王廷扬老友之邀,朱恒来到蒲塘小学当教师。蒲塘人王宗士是金华中学附属小学教师,兼任蒲塘小学校长。王宗士忙于附属小学工作,很少来蒲塘小学,校长职务便由朱恒代行。

蒲塘小学由王廷扬一手创办,因此情有独钟,格外关照。1937年病逝后,他将70箱书画全部送给蒲塘小学,其中最珍贵的是那几十箱历代碑帖、拓片,从秦汉到清代应有尽有,钟鼎文、篆、籀、隶、正楷、行草等,小的只有一尺左右,大的像棉被,最大的如农村窖谷篾簾,如唐代颜真卿《大唐中兴颂》、宋代《山河堰》等。还有许多画像石拓片、题名拓片……

这些碑帖、拓片,价值无法估量,诚如朱恒先生好友施明德所言:“过去我们只知道王羲之、柳公权、颜真卿、赵子昂、董其昌,同这些碑帖对照,觉得小巫见大巫……”

当时学校没有专门的图书馆,因而其中有十多箱寄放在朱恒房间,钥匙也由他保管,使他得以尽情欣赏,大开眼界。

师从潘天寿

1943年,朱恒在潘先生的帮助下,如愿考入英士大学艺术科。

当年12月进校,由潘天寿教他们国画。潘天寿对学生朱恒十分欣赏:“你的运笔还是灵的,这就不容易。一百个人中只有个把人是灵的,而这个人也不一定是学画的,有人画画,笔笔都一样,没有灵魂,我们画画,一千笔,笔笔都应该不一样,里面看起来不一样。”

1944年,潘天寿到重庆“国立艺专”担任校长,朱恒追随前往读了一年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潘天寿先生力推下,1956年,朱恒调入浙江美术学院(中国美术学院前身),先从事行政工作,后担任中国画系、美术教育系和美院附中的山水画教学工作,直至退休。

朱恒一生中,将潘天寿视为恩师,每每提起,感触良多。他常拿潘天寿先生的教诲教育自己的学生,说:“搞艺术的,人要正,心要诚,事要实。因为这



朱恒先生照片选粹

而活;水以山为面,故水得山而媚。

画家的眼睛是通向心灵的,只有心动了,画出的东西才感人。难怪朱恒常说:“山水虽是自然物,但寄托着人们的思想感情。”

情真意切

除了画技独具一格,人们对他的品人也交口称赞。

1943年,为了资助抗战,朱恒跋山涉水赴丽水举办个人画展,把卖画所得全部捐献给国家。

朱恒全家生活靠他一个人支撑。他在省城,且有一定地位,但从不投机钻营,他的夫人一直在农村旧居带着孩子艰难度日,直到1983年才团聚,夫妻分居长达半个世纪。据他女儿朱一嫣说:“先父对我们家人非常严格,从不向国家伸手。比如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,弟弟想把户口迁到杭州,可先父一直未答应,所以两个弟弟至今还在农村。”

家庭生活虽然困难,但亲朋好友向他索画,他总是有求必应、有求必给。

1989年初夏,他的腿因车祸而骨折,长时间绑着石膏,不能伸屈,他就把骨折的脚架在方凳上坐着画画。住院期间,他没等痊愈,就瞒着医生“逃”回家画画,说是欠下的“画债”太多了。

朱恒还乐于“不请自画”,1970年,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,朱恒欣然画了一幅1.2米高的巨幅画卷《纵览云天》,献给祖国的航天事业;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,朱恒连夜精心画了一幅《千峰万壑砾南天——石林纪胜》五尺直幅送到边防前线,慰问正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浴血奋战的前方将士;1990年,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,他又创作了象征民族团结的《龙·虎·鹰》巨幅山水画3幅,献给亚运会;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义乌市政府与上海石化开展经济协作,他又画了巨幅山水画赠给上海石化。

诚如开馆前言所云:“朱恒的艺术之路始于家学,成于学院,融通古今。在数十年创作与教学生涯中,他始终秉持‘笔墨当随时代,精神源于传统’的理念。他的山水画苍茫浑厚、花鸟画清新雅致、书法俊逸洒脱,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人画风貌。”

是的,在跌宕人生中,美术创作是朱恒先生紧握的那份美好。他于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,用画笔描绘出属于一代人的共同记忆,构建起一个充满真情的艺术世界。他迎难而上,正是对艺术的不懈追求,造就了其绚丽的丹青人生。

情深艺自真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全国第一届、第二届国画展,第三届美术展,他均踊跃参加。其作品全部入选,并获好评。

自1964年起,他又接连参加全国展览5次,出国展览5次,举办个人画

展20多次;并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浙江日报》《浙江画报》等报刊上发表作品150多幅。浙江电视台分别在1982年、1989年的《美术欣赏》栏目播放了《朱恒画雁荡》专题片。

同时,他还为杭州饭店、西泠宾馆、之江饭店、北仑港、宁波饭店等20多个单位作画,代表作品有《千里共婵娟》《雁荡山》《明州胜览》……

此外,《云天万里仰高峰》《兀立千秋》《高山仰止》等精品力作,还分别被20余个重要殿堂所珍藏。1988年创作的丈六巨匹《五岳峙中华》,由国务院收藏。

与此同时,他的画还不断被日本、法国、英国、丹麦、德国等国家的藏家收藏。

正由于朱恒潜心研习历代诸家名迹,又不拘泥于古法,而是“用自己的方法,说自己的语言”,将传统与造化都融通于自身的艺术创作,既尊重传统,又勇于创新,从而逐渐形成了物我合一、大气磅礴、奔放又充满激情的独特艺术风格,得以在浙江山水画坛独树一帜、自成画派。难怪在书画界,大师们对他的绘画成就好评如潮:著名国画家、鉴赏家谢稚柳先生,在认真审视朱恒作品后,连称“妙笔”,且当即题点称赞:“山水清音,水墨清华”;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题跋:“云烟苍润,笔墨氤氲”;著名书画家启功先生题跋:“笔墨纵横,极呈异趣”;著名画家赖少其先生在看到朱恒《黄山册页》后,也极为赞赏,欣然题跋“笔墨华滋”,并赞其为“浙江新崛起的山水画派”;潘天寿称赞他的画“用笔空灵,颇得难得”;《中国文化》杂志社主编刘梦溪教授看了他的画后,说:“朱老先生的笔墨功力,在全国已少见。”

诚如开馆前言所云:“朱恒的艺术之路始于家学,成于学院,融通古今。在数十年创作与教学生涯中,他始

终秉持‘笔墨当随时代,精神源于传统’的理念。他的山水画苍茫浑厚、花鸟画清新雅致、书法俊逸洒脱,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人画风貌。”

是的,在跌宕人生中,美术创作是朱恒先生紧握的那份美好。他于艺术园地里辛勤耕耘,用画笔描绘出属于一代人的共同记忆,构建起一个充满真情的艺术世界。他迎难而上,正是对艺术的不懈追求,造就了其绚丽的丹青人生。

◆笔走万象 ◆夏雪莲

毛家大院酿新酒

在义乌,每年大雪节气过后,人们就开始忙活酿酒了。

义乌红曲酒不仅养生,还属于非遗项目。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的《健康大讲堂》等栏目多次介绍过义乌红曲酒的养生功效,还提到红曲酒的历史渊源。

在义乌,我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是“红曲酒糟核桃羹”。这道美食,也是义乌传统的“月子饭”。义乌闺蜜毛妹经常说,新酒糟做的酒糟核桃羹才最好吃。于是,我对酿新酒那是十分向往的啊!

以前听歌里唱:“九月九酿酒曲。蒸熟的糯米,温度适当后,加上红曲搅拌均匀。白白的糯米与红色的酒曲拌在一起,红白相间煞是好看。最后,装进一个个大酒缸里。每一缸,都要插上几个上下通气的孔。我问毛妹:‘这样就可以出酒啦?’毛妹讲:‘后面隔几天还要定期搅拌,然后静静等待发酵分解,便可出酒啦。刚酿出的新酒,仅有5至8

度,口感酸甜,特别好喝。’

过了一周,我问毛妹:“出酒了吗?”毛妹说:“出了,但量还很少。”于是,我飞车到了佛堂毛家大院。一踏进老宅的大门,就闻到一股酒香。我迫不及待地跑进酒窖。哇!三四个工人正从十几口大缸中间的酒窝窝里起新酒呢!

接过毛妹端给我的酒杯,仔细看新出缸的头道红曲酒,红彤彤的颜色十分娇艳。闻一下,浓浓的醇香。浅尝一口,酸甜中带着一丝酒气。于是,我大着胆子一饮而尽。毛妹赶紧说:“新酒虽然口感像果汁,但依然有度数的,喝了后也不能开车哦!”

盼了半年,终于尝到了新酿的红曲酒。有酒岂能无诗,回家后我给毛妹发微信:“新米酿红浆,今天终可尝。他乡遇知己,一醉润诗肠。”



老家大陈镇大畈村,坐落在会稽山脉环抱之中,素有“义乌第一缕阳光洒下的地方”之称。800多年前,家族祖先从后宅初次迁到这荒凉之地;因这里虽然群山环抱,内部却有不少平坦土地,故名“大畈”。

大畈地处偏僻,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仍有很多乐趣,以做戏、看戏最让人难忘。

爸爸年轻时与三夫佬、茂兴、香囡等一帮同龄伙伴,组建了婺剧戏班子,清一色的男人,拜了东阳的一位老教戏先生。每当农闲,他们就自制一套竹轿去把教戏先生抬到大畈,一起学习。戏文也是教戏先生自己抄写带来的,每个人都要用毛笔手抄戏文。

到了农忙季节,戏班子成员又用竹轿将先生轮流抬送回东阳,从大畈出发,要走四十多里山路。

我常听老人讲,他们学习非常用功,天蒙蒙亮就要起来练喉口,抄戏文。

家里现在还留着厚厚的一叠剧本,全是教戏先生和我父亲用毛笔手工竖排抄录的,曲目有《薛刚反唐》《打金枝》《十五贯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武松打虎》等。

记忆中,爸爸临睡前总要在床前昏暗的煤油灯下翻看剧本,嘴里念念有词,边看边小声哼唱,我常在爸爸的唱戏声中沉沉睡去。

每天早上起床,爸爸还没从床上坐起,就会用手拍打自己的胸脯——一边是为了驱寒,一边是借此练手速。

“啪啪啪……啪啪啪……”,那声响极有韵律,总要拍上好几个段落,他才会起床。每次在家吃饭前,他也总要用筷子,有节奏地“哒哒哒……哒哒哒……”敲击桌沿进行练习,速度快起来的时候,双手就变成了看不清的影影。

爸爸常跟我们说,教戏先生教导他们——学东西就要拳不离手、曲不离口。习惯成自然后,苦了我们兄弟姐妹了,其中最受苦的是我。因为我最“讨债”,每次爸爸弯着手指敲我“栗子子”时,也必定要追着我按节奏敲满几个段落才肯罢手,幸好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脑袋,一个也没被敲傻掉。

大畈正月里经常做大戏,我就蹲在戏台上爸爸的身边看戏,看多了,也看出些名堂——打大鼓其实就是司鼓者,是整个戏班演出的总指挥,不能有半点马虎,乐队其他的锣、板胡、二胡、唢呐等就轻松多了。

最省力的是敲小铜锣的香囡,因他小时候被一把香火烫了脸,留下一脸的麻子,故大家都叫他香囡。他总是眯着眼睛,半天才慢悠悠敲一下。

拉二胡的贤根,是个酒仙。每次上戏台,他都会放半瓶葡萄糖玻璃瓶装的高粱烧在自己椅子底下,时不时放下二胡捞出来喂上一口,整日面色红通通。

而我爸爸始终双眼紧盯着前台、后台,双手不离鼓槌,嘴上轻哼戏文,鼓点一响,就像战士冲上了战场。

有时眼见前台唱戏卡了壳,我爸爸就会一嗓子提上去,与前台一起将戏文唱完。

有一年正月里大畈做戏,我照例蹲在戏台边沿看戏,大会堂挤满了来自周边山村的人。

当时做的戏是《薛平贵探窑》,我爸爸和荣海两人穿着早已磨得非常破旧、灰暗的戏服,一个出演花旦王宝钏,一个出演正生薛平贵。

我爸爸打扮得唇红脸白,黑色的鬓角牢牢粘在腮帮子上,踮着脚,在台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,突然,他发出“噫——”的长长一声,霎时压住了台下的嘈杂声;荣海去抗美援朝时,真正打过仗,当时在村里当民兵连长,走路虎虎生风。

两个大男人在台上演苦戏。荣海突然浑身发抖,开腔唱道“十八年来,我的妻呀呀呀——”。台上这两个大男人顿时泪如雨下,边哭边唱,泪滴“吧嗒吧嗒”地砸在戏台木地板上,溅起一圈一圈的灰尘。一时间大会堂满场肃然,一会儿工夫,台下啜泣声此起彼伏。

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,但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幸好我爸爸会唱戏,不然,我妈妈都不想嫁过来了。

我妈妈是离大畈村十里山路的里西岗人,比我爸爸小11岁,20岁前就由父母作主许配给我爸爸了。

年轻时,爸爸有一次由于干农活操劳过度,加上受凉,失声了半年之久。那时妈妈还未嫁过来,有一次她去苏溪赶集,听到有人悄悄地在背后指指点点:“喏,这么漂亮的小娘要嫁给一个哑佬了。”

妈妈听了心中难受,回家就跟外公外婆说坚决不嫁。其实,那时爸爸的身体已大为好转,刚好也在那年正月里,里西岗村要邀请大畈戏班子去做戏。做戏的这帮伙伴特意安排我爸爸上台唱戏,一嗓子起来,用我爸爸的话说:那是风车口干活的人都听到了。当时,躲在家里不肯去看戏的妈妈听闻此事,心里就安定了下来。

我爸太喜欢唱戏了,在人多的地方,只要人家一怂恿,就会满脸堆笑地唱上一段。我妈妈在边上时,会轻轻骂上一句“又戏切了”,眼里却全是笑意。

一天,叔叔家办喜事摆酒席,来了一屋子的外地亲戚,跟着爸爸去做“相食猫”。吃到一半,邻桌有几个人鼓动“林荣,兴头起!兴头起!”,我爸爸照例开心地唱了起来。席上不断有人叫好,其中一个外地人叫了一句“哟,这老头的喉口真不得了。”我爸爸听后,看了那人一眼,不动声色,唱罢,默默坐下。

一会儿工夫,农村酒席的最后一道菜——青菜豆腐汤都还没上,爸爸就带着我提早离席回家。一进家门,爸爸重重叹了口气,愤愤不平地对妈妈说:“炫个头!有个人叫我老头,我48岁,叫我老头。”妈妈笑答:“哦,还要叫你‘老头’咯!”

父亲直到八十九岁去世前,还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敲鼓、唱戏,乐此不疲。

如今去大畈的山路,早已由以前弯弯曲曲的羊肠泥道变成了现在装有路灯的柏油马路,汽车进出十分便捷。大会堂的戏台还在,但村里的戏班子早已不复存在,父亲、荣海、茂兴等十几位成员,如今只剩铁生一人在世,其余均已作古。

现在村里若要做戏,通常会请专业的婺剧团——团里的演员个个功底深厚,戏服也光鲜亮丽,可台下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。

以前的快乐再也回不来了。

(备注:文中部分表述为义乌方言音译)

◆朝花夕拾 ◆横古三木